

卷四

書名 新編分類夷堅志甲集五卷至壬集五卷 嘉靖二十五年序錢塘洪?清平山堂刊本
 撰者 宋 洪邁 撰, 明 葉祖榮 編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子-小說家-異聞-南宋
 索書號 夕嵐草堂:S3074
 編號 90178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90178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夕嵐草堂:S307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編分類夷堅志甲集五卷至壬集五卷 嘉靖二十五年序錢塘洪?
 清平山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一
 忠臣門
 甲集
 夕嵐草堂

盡忠類

佐命功臣

李希亮政和中為郎官有鄰士甚貧以教授為業嘗

出城歸而言曰一月前夢金紫人言曰吾汝六

國初為佐命功臣墓在京城外十數里某村

田歲可得米二百斛去世已久不知子孫獨

今田固在但為掌墓者所擅汝往料理足可

既覺未敢遽往次夕復夢頗見譙責某對曰

青平山堂 夷堅志 甲集 卷一

何人安何得與我有故答曰吾蜀人費樞也此經長
安邂逅翁文有記是以來翁躡屐出迎曰曠昔之夜
夢神告吾文將身失於人非遇費秀才殆矣君姓字
真是也願聞其說具以告翁流涕拱謝曰神言君且
為貴人當不妄退而計其夢果所見女之時即日遣
長子取女歸而更嫁之明年費登科官至大夫為巴
東太守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三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四

丁集

雜附門

饑荒類

饑民食子

自古凶年饑歲兵革亂離之時易子而食者有之矣
予所聞二事抑又甚焉滕彥智居宋都聞其父兄言
近郭朱氏有男女五人長子曰陳僧年十六七能強
力耕粟最為父母所愛值宣和旱歉麻菽粟麥皆不
登無所謀食盡鬻四子而易他人子食之獨陳僧在
每為人言此人有勞於家恃以為命不可滅他日諸

膝過之但二翁媪存不見所謂陳僧者詢所在翁泣
曰饑困不可忍乃與某家約結此子使往間訊既至
執而烹之矣建炎中荆襄寇盜充斥荆南小民居城
中一妻一子家在村野頗贍足常載錢米餉給偶失
期不繼民欲食其子使妻結繩為縲誘兒入室置首
其中送繩出壁隙而已從外掣絞兒方數歲妻知不
可止強聽之自引首入縲而報夫云已竟夫力掣繩
覺氣絕來視則死者乃妻也是日餉車至已無及兒
幸存矣

開耀震死

饒州餘干縣洞口社民段二十八紹興乙卯歲為雷
所擊挈尸至雲外有宋人云錯也復撲於平地段如
夢中移時方覺項上并脇下皆有斧跡出青黑汁數
升同港西亦有段二十八者即時震死此人元儲穀
二倉歲饑閉不肯出故天誅之既死穀皆火焚而洞
口之段二十八至今猶在

建昌賑濟碑

紹興五年建昌軍旱饑曹掾柳約王迪俱掌賑給事
同夢至一所見巨碑屹立刻云建昌軍賑濟碑而其
陰云柳約王迪設心不廣賑濟不多各夾臂杖二十

即有吏卒數輩來捧拽決罰而去三人覺捫其尻真同受杖者痛不可忍趨趨避月乃愈柳自以語諸暨郭謙朝請郭後見迪問之其言同二人不隱其事蓋欲因以申警戒亦賢矣哉

董助教

黃州董助教亦富大觀已巳歲旱荒為飯以飼饑者又設餅餐與小兒正羅列俵散人來如墻不可遏至擁仆於地頗遭毆踏一家忿然欲罷董略不介懷翌日復為之但施蘭楮以節進退然或紛紛訖百餘日無倦色後至九十歲康寧而終

戲諫類

優伶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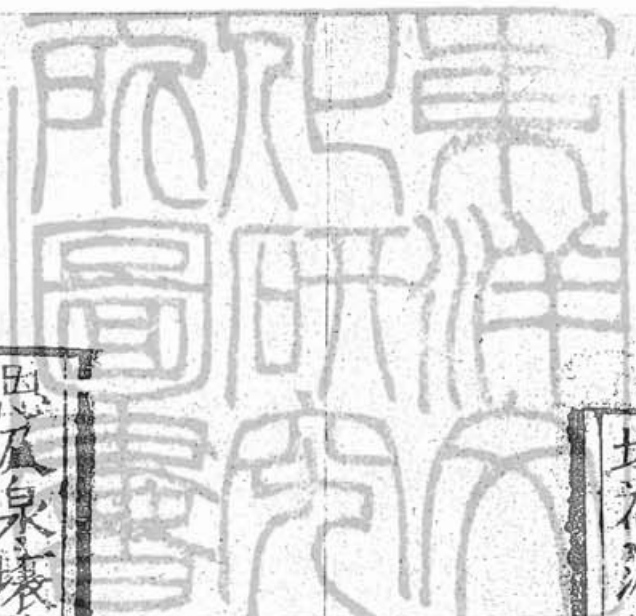
俳優侏儒周伎之最下且賤者然亦能因戲語而戲諷時政有合於古謏誦工諫之義世目為雜劇者是已崇寧初斥遠元佑忠賢禁錮學術凡偶涉其時所為所行無論大小一切不得恣伶者對御為戲推一叅軍作宰相據坐宣陽朝政之美一僧乞給公據遊方視其戒牒則元祐三年者立塗毀之而加以冠巾道士失亡反牒問據載時亦元祐也剝其羽服使為民一士人以元祐五年獲薦當免舉禮部不為引用

來自言即押送所屬屏幃已而主管宅庫者附耳語
曰今日在左藏庫請相公料錢一千貫盡是元祐錢
合取鈞吉其人俯首久之曰從後門搬入去副者舉
所持挺杖其背曰你做副宰相元來也只要錢是時
至尊亦解顏蔡京作宰相第卞為元樞卞乃王安石
婿導從婦翁當孔廟釋奠時躋於配享而封舒王優
謚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
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近蒙公爵
相公貴為真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曰回也陋巷
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為名世真儒位貌有間辭

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
惶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情憤不能堪
經趨從祀堂挽公治長臂而出公治為窘迫之狀謝
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
家女婿其意以譏卞也時方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
右為此而止又常設三輩為儒道釋各稱誦其教儒
者曰吾之所學仁義禮智信曰五常遂演暢其旨皆
采引經書不雜媒語次至道士曰吾之所學金木水
火土曰五行亦說大意末至僧僧拈掌曰二子腐生
嘗談不足聽吾之所學生老病死苦曰五化藏經淵

與非汝等所得聞當以現世佛菩薩法理之妙為汝
陳之蓋以次問我曰敢問生曰內自大學辟雍外至
下州偏縣凡秀才讀書者盡為三舍生華屋美饌月
書季考三歲大比脫白掛綠上可以為卿相國家之
於生也如此曰敢問老曰老而孤獨貧困必難罄今
所在立孤老院養之終身國家之為老也如此曰敢
問病不幸而有疾家貧不能拯療於是有安濟坊使
之存處差醫付藥責以十全之效其於病也如此曰
敢問死曰死者人所不免唯貧民無所歸則擇空隙
地為漏澤園無以歛則與之館使得葬埋春秋享祀

思及泉壤其於死也如此曰敢問苦其人瞑目不應
陽若惻悚然促之再三乃感額答曰只是百姓一般
受無量苦徽宗為惻然長思弗以為罪紹興中李椿
年行經界量田法方事之初郡邑奉命嚴急民當其
職者頗困苦之優者矜聖先師禹足而坐有弟子從
末席起咨叩所疑孟子奮曰仁政必自界經始吾下
世千五百年其言乃為聖世所施用三千之徒皆不
如顏子默默無語或於傍笑曰使汝不是短命而死
也須做出一場害人事時秦檜主張李議聞者畏獲
罪不待此段之畢即以謗褻聖賢叱執送獄明日杖



而逐出境壬戌省試秦檜之子熺姪昌時昌齡皆奏
名公議籍籍而無敢輒語至乙丑春首優者即戲場
誤為士子赴南宮相與推輪知舉官為誰指侍從某
尚書某侍郎當主文柄優長者非之 曰今年必差
彭越問若曰朝廷之上不聞有此官員曰漢梁王也
曰彼是古人死已千年如何來得曰前舉是楚王韓
信彭越一等人所以知今為彭王問者蚩其妄且扣
厥指笑曰若不是韓信如何取得他三秦四坐不敢
領略一闕而出秦亦不敢明行譴罰云

合生詩詞



江浙間路岐伶女有慧黠知文墨能於席上指物題
詠應命輒成者謂之合生其滑稽含詼諷者謂之喬
合生蓋京都遺風也張安國守臨川王宣子解廬陵
郡印歸次撫安國置酒郡齋招郡士陳漢鄉參會適
散樂一妓言學作詩漢鄉語之曰太守呼為五馬今
日兩州使君對席遂成十馬汝體此意做八句妓凝
立良久即高吟曰同是天邊侍從臣江頭相遇轉情
親瑩如臨汝無瑕玉死作廬陵有脚春五馬今朝成
十馬兩人前日壓千公使看飛詔催歸去共坐中書
秉化鈞安國為之嗟嘗竟日賞以萬錢予守會稽有

歌諸宮調女子洪惠英正唱詞次忽停鼓白曰惠英有述懷小曲頗容舉似乃歌曰梅花似雪剛被雪來相挫折雪裏梅花無限精神總屬他梅花無語只有東君來作主傳語東君且與梅花做主人歌畢再拜云梅者惠英自喻非敢僭擬名花姑以借意雪者指亡賴惡少也官奴因言其人到府一月而遭惡子困擾者至四五故情見乎詞在流聲中誠不易得

智類

籃姐

紹興十二年京東人王知軍者寓居臨江新淦之清

泥青寺去城邑遠地迥多盜而王以多資聞嘗與客飲也夕乃散夫婦皆醉眠俄有盜入幾二十輩悉執諸子及婢縛之婢呼曰主張家草獨籃姐一人我曹何預也籃蓋王所嬖即從囊中出應曰實然凡物皆在我手諸君欲之非敢惜但主父主母方熟睡願勿相驚恐乘席間大燭引盜入西偏一室指架上篋筒曰此為酒器此為縑帛此為衣衾付以鑰使稱意自取盜拆篋為包袱取器畢就踏篋于中燭盡又繼之大喜過望凡留十刻許乃去去良久王老方醒籃始告其故且悉解衆縛明白許于縣縣達於郡王

老戚戚成病驚姐密白官人何必憂盜不難捕也王怒罵曰汝婦人何知既盡以家資與賊乃言易捕何耶對曰二十盜皆着白衣妾秉燭時盡以燭淚汗其背但以是驗之其必敗王用其言以造逐捕者不兩月得七人於牛肆中展轉求跡不逸一人所劫物皆在初無所失漢張敞傳所記偷長以赭汗群偷從而執之此事與之暗合婢妾忠於主人正已不易得至於遇難不懼怯倉卒有奇智雖編之列女傳不愧也

寺僧治猴

徽州休寧縣西十里有小溪流水甚淺正鄱江發

源之處溪之北有寺其南大山林不蔚然予嘗從其處登舟還鄉因與僧語僧云山間舊多猴蓋以千數每成群涉水白晝相暴炊飯纔熟輒連臂入厨舁甌着地攫食之且拋弃蹂踐必盡乃止寺衆不勝厭苦至堅閉門携益盛貯藏諸袖中歸房內良久然後敢食後一遊僧來見其害謂衆曰吾有一計當使求斷蹤跡今夕試爲之乃設罾網於厨而置棗栗俄頃二猴罾中不能出別磨墨煙斗許拌以水漿灌沃之自頭至足通身成黑猷始縱之猴自視毛色浸異急奔窠穴尋其類其類望見良以爲他惡物也悉力竄走

不敢回顧黑者逐之愈切群猴去益遠不三日蒲山皆空予記舊小說亦有一事又讀列子楊朱之弟布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而返其狗迎而吠之布怒將朴之朱曰子無朴矣使狗白而往黑而歸豈能無怪哉此理殊相似也

倉卒有智

秀州士大夫家一小兒纔五歲因戲劇以首入搗藥鐵春中不能出舉室無計或教之使執兒兩足以新汲水急澆之兒驚啼體縮遂得出又有一兒觀打稻取芒冥口中黏着猴舌間不可脫或令以戲涎灑之

即下蓋鵝涎能化穀也二者皆一時甚急非倉卒有智未易脫也

胡乞買

燕北人胡乞買為北壽州下蔡令以能政稱有村民來訴其家瓜園五畝瓜且成熟昨夜被鋤壞根藤遂不可鬻胡詢所居去縣遠近曰二十里即索馬親往凡胥吏僮奴皆騎從于後既至盡喚左右居民七八家亦種瓜者也命各携常用鋤重來一一舐鐵獨一鋤味苦又顧從吏使舐之亦然呼謂其人曰此是汝所壞那得爾扣頭伏罪曰某與彼為同業而彼瓜先

五日熟乘新入市必獲上價心實獨憤之是以為此胡使兩家即日對換其地而此人之園財三畝念翻為其利乃與約姑只換易今年瓜時畢則還本處對衆鞭之一百不復立案牘亦無文書即反邑

勇類

黃鳥喬

邵武黃純立少時游學校讀書不成但以勇膽戲笑優游間里間邑人以其色黑而狡謫目之曰烏喬所居十里外有大廟鄉民事之謹施物甚多皆門外祝者掌之黃欲取其縑帛以婚女祝知難以詞卻姑語

之曰君盍以盃玦卜若神許君無不可者黃再拜禱曰積帛廟中頗為無用移此惠人神所樂也而庸祝不解神意尚復云云大王果見賜顯示以聖玦或得陰玦則夫人垂憐尤為上願若得陽玦則闔廟明神皆相許矣祝不敢言竟負帛以歸他日與里人會或戲之曰君名有膽今晚將百錢詣廟每偶手中置一錢然後歸當醖酒肉以犒君黃奮衣即行二少年輕勇者陰迹其後聞道先入廟雜於土偶間窺其所為有頃黃至拜而入曰黃純立未施錢大王請知遂摸偶像各寘其一或手不可執者則寘於有上俄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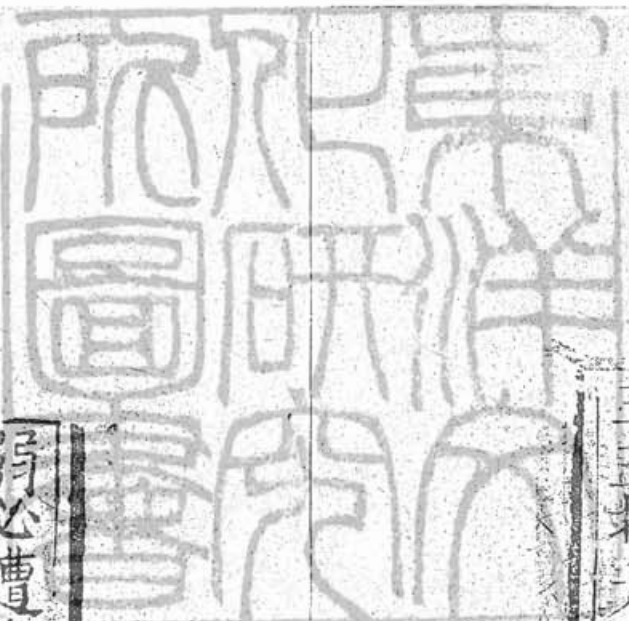
少年所立處突前執其臂黃以鬼也大呼曰大王不能鈴勒鄙鄙吾來拾錢而小鬼無禮如是又行如此略無怯意既畢事遍廟門而出其黨始歎服之溪北舊有異物好以夜至水濱是徒涉者必負之而南或問其故答曰吾發願如此非有求也黃疑必為人害詐為他故連夕往是物如常態負而南後三日黃謂之曰禮尚往來吾煩子多矣願施微力以報物謝不可黃強舉而抱之先已戒家僕秉章然巨石纔達岸即擲于石上其物哀鳴丐命及燭至化為青面大獍矣毆殺投火中環數里皆聞其臭怪自此絕徐傳

金四執鬼

福州城南袂遊堂下有公蓮池數十畝民金四擁其利其居在南臺去池七里慮有盜每輒往巡邏嘗遇一人行大支徑中詰之答曰我以事他適偶夜歸耳時已三鼓金素有膽視其舉措不類人又非人所常行路乃好謂之曰我家在江南偶飲酒多覺醉不可歸欲與汝互相負汝先自此負我至合沙門去城二里我乃負汝至馬舖又四里汝復負我至浮橋其人欣然如約而去至馬舖欲下金執之甚急連呼家人燭火來視已化為一老鷄乃搏而焚之

宣州溪洞長人

德興士人李扶字助國以恩科得官調宣州司理參軍慶元初滿秩還鄉云宣州溪洞近歲產一怪物狀如人長一丈許遍體生鱗甲但以布帛纏絞獨據野廟寢處莫測所由來初惟搏食畜獸浸浸及人皆從頭至足生啖之洞丁不勝困苦屢聚黨數百往攻闖怪望人至輒遁升山顛運巨石而下擊衆走避不暇雖操強弩傳樂箭四面亂射之莫能入姑聞其所居且設窋於往來之處而為惡益甚洞丁出入須什什五五持矛為籬以自防衛不與相值則已僮人徒相



弱必遭追逐步既闊而行又捷或遲鈍在後立為所獲壯有膽者敵以利刃如刺堅石殊不能傷在田疇耕穫少失瞻顧定有性命之虞闔洞千口惟戕賊者殆半不聊厥生悉徙避城廩赴訴于郡丐發兵圍捕之聞其不畏鋒鏑更無策可治獄有重囚曰馬超巡檢者武鷲悍勇坐殺人久繫囚自獻其技曰願取此怪以贖罪只得一大鐵椎重三十斤當獨往官守欲聽之或疑其設詭計求脫乃質其妻子旋鍛鋼鐵大椎遣之別選五十兵助詣洞追至杳無形影信步到一寺見微徑髮髯似有足跡知必在彼將入門厲

聲叱呼示威且警使出復寂然直進次方丈脫傍室
野獸毛骨縱橫塞路無床榻几席惟編蓬上堆疊敗
絮碎帛全如大窠蓋其宿卧處也馬潛伏室內以候
料晚歸必由三門於是側身出掩諸扉獨留一扇施
拐撐柱之頃耳審聽俄聞山下啞然有聲乃此物負
雙鹿穿林而來馬亟起發扉陷其一足痛箠以椎仆
于地舉頭見人挫牙憤憤欲作敵而為鹿所壓不能
興猶翻手搦馬生脚撮其股肉一大片馬連連推轆
其腦遂死之披劍斷頭流血數斗呼即隨行昇尸
獻于却洞蠻踊躍歡謝各返故棲郡以事上諸朝詔

貸馬罪還元官李掾及見怪尸言之尚怖慄馬超之
勇而有智蓋暗合唐高自東殺二野艾之法也理詞

騏類

徐江王僕

王時亨嘗言其外祖父徐公被薦入京師有客過邸
中留共飯徐好食東華門外魏氏所造把鮓將往買
而所使舊僕出別一僕生梗而很又牽入市漫問云
汝識魏家鮓舖否厲聲言東華門外誰人不識乃遣
去僕蓋耳聞之元未嘗識也須臾侍酌以須久而不
至既食如羞耻而還有慍色方謂責次忽叫怒曰秀

才如此不聰明敢望要官做豈有一個人家如許大
門樓却剛道他買鮮徐命舊僕迹其事乃此僕徑趨
東華為衛士訶止即探懷取錢曰饒州徐官人使我
來買鮮士怒欲執之其一人笑曰必外方赴省試秀
才村僕耳何足治杖其背而縱之汪仲嘉云族人之
僕出幹抵暮趨趨呻吟而來問何為曰恰在市橋上
有保正引繩縛二十人迫亦執我入其中我號呼不
伏則以錢五千置我肩上曰以是倩汝替我喫縣棒
我度不可免又念經年傭直不曾頓得五千錢不可
失此遂免從之到縣與同縛者皆決杖乃得脫汪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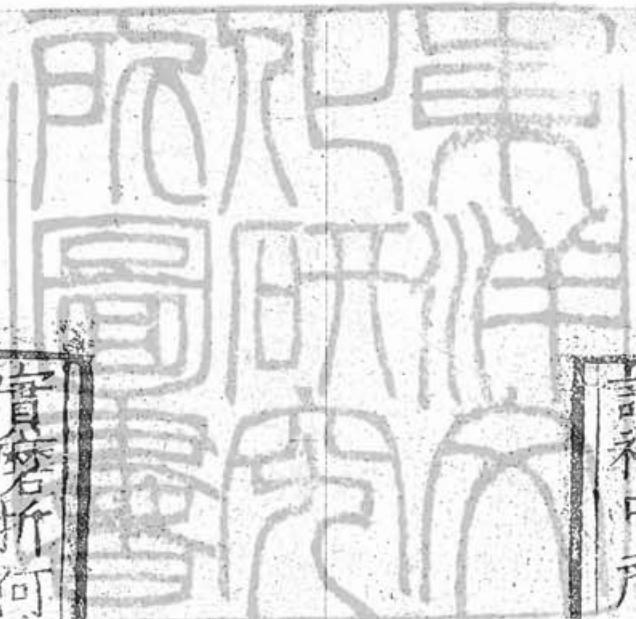
所得錢何在曰以謝公吏乃杖直之屬僅能給用向
使無此將更受楚毒豈能便出哉汪笑曰憨畜產可
謂癡人僕猶愠曰官人是何言同行二十人豈皆癡
耶竟不悟

貧類

奢侈報

紹興二十三年鎮江一酒官愚騃成性無日不會客
飲食極於精腆同官家雖盛具招延亦不下箸必取
諸其家夸多闢靡務以豪侈勝人嘗令匠者造十卓
器黹漆色少不佳持斧擊碎更造焉啖羊肉唯嚼汁

悉吐其滓他皆類此統領官員騎從軍於彼每苦口
諫之返遭訛辱後八年琦從大尉劉琦信叔來臨安
謂貴人於漾沙坑琦坐茶肆回來酒官者直入相揖
褻碎補烏巾着破衣裘裘半為泥所汙跣足行形容
不可辯又乃憶之問其故泣而對曰頃從京口任滿
到都下求官累歲無成拏累猥衆素不解生理囊為
之一空詔命亦與貧妻子衣不蔽體每日求丐得百
錢僅能菜粥度日琦曰何至玷污如是曰得錢余米
而無菜資但就食店拾所棄敗葉又無以蓄貯惟納
諸袖中所以至是琦惻然曰亦記昔時相勸乎曰天



實磨折何所追悔琦遊至所寓餉以羊酒又與錢數
十千使贖誥身後不復見又有郭信者京師人父為
內諸司官獨此一子愛之甚篤遣從臨安蔡元中先
生學信自備一齋好潔其衣服左顧右盼小不整即
呼匠治之以練羅吳綾為鞋襪微汚之便棄去澆濯
者不復着黃德琬以紹興邑耶赴調適與之鄰每勸
之曰君後生不知世務錢財不易得君家雖富亦不
宜枉費日後一日後未恐不能相繼耳信殊不謂然
隆興甲申年冬黃再入都因訪親戚陳戾見信在焉
為戾教幼子衣冠藍縷身寒欲顛月得千錢自言父

已死尚有田三百畝家資數千緡盡為後母所擅一夕徑去不知所往素不識田疇所在無由尋索也黃與數百錢捧謝而退

顧福類

顧六者

秀州之東三四十里聚落曰江涇其傍有大聖寺常以佛殿燈油付一行者率月給若干斤久之輒不及期而告罄主僧責其乾沒屢遭鞭笞殊以為甚蓋初未嘗為欺也然無由自明仁寅夜伺之唯謹一夕落扉透入視逢一傭人脫所着金甲正取



四體驚問其故答曰汝勿然我乃近村顧六者家方隅禁神所謂金神七殺者為此老恃富無義廣營舍宇穿掘葬地無時暫寧觸我忌步甚多使我舉身成瘡病非籍膏油滋潤則痛楚不可言亦知汝無辜受罰今幸愈自此不復來當陰佑汝俾數數為人修供得財用以相報行者謝曰顧老既有犯於神明胡不加諸禍譴曰彼方享顧福未可問也遂隱不見其後果無失油之患顧老為人獷悍豪於里閭且御諸子嚴甚嘗呼語之曰吾聞人死之後祭祀多不克享盍及吾未瞑目時備行喪禮汝輩各衰麻如儀排

比靈席為吾朝時哭拜設奠竟百日而止其子不忍
豫凶事泣而諫請叱怒弗聽卒如其戒又十餘年始
死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四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五

丁集

妖怪門

妖由人釁類

蔡州襍災

呂安老尚書少時入蔡州學同舍生七八人黃昏潛
出遊中夕乃還忽驟雨傾注而無雨具是時學制崇
嚴又未嘗謁告不敢外宿旋於酒家假單布衾以竹
揭其四角負之而趨將及學墻東望巡邏者持火炬
傳呼而來大恐相距二十餘步未敢前邏卒忽反走
不復回顧於是得踰墻而入終夕惴惴以為必彰露



青下... 長... 丁集